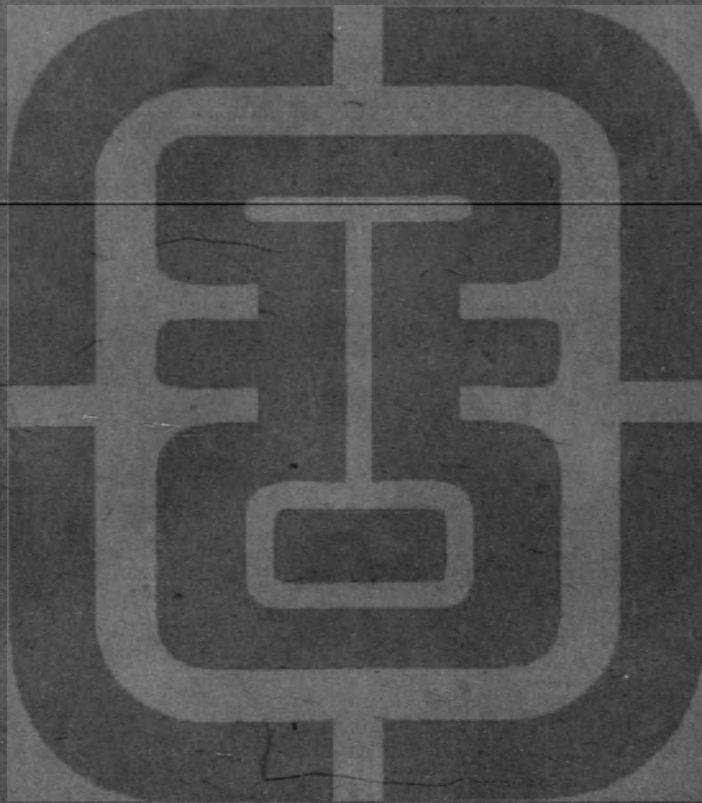


六  
列傳  
魏臣

續後漢書

卷卅一之卅五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一

元郝經撰



列傳第二十八

魏臣

荀彧

子惲

孫 荀攸

荀攸

賈詡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漢朗陵相淑之孫司空爽之猶子濟南相緄之子也世以高節盛德稱彧偉儀觀幾略奇

敏

原注裴松之曰本傳不稱彧容貌典略曰彧為人偉美潘勗為彧碑文稱彧瓌姿奇表平原爾衡傳曰荀彧有

容儀

衡曰文

少時南陽何容異之曰王佐才也

原注典略

若借

面弔喪

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

勢為彧娶之彧為論者所譏裴松之曰漢記云唐衡以

桓帝

延熹七年死彧于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之沒

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也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

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于失援見美嘉其慮遠竝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爾至于闡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凶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緝之此婚庸何傷乎或爲盛門而娶宦者之女何以辨姓哉世期曲爲辨明私或之論也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穎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或度紹終無所成初平二年去紹從曹操于東郡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董卓威陵天下操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掠至穎川陳畱而還鄉人畱者多見殺掠明年操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操攻陶謙任或畱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叛迎呂布布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食眾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操悉軍攻謙畱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眾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眾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通謀眾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

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  
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  
全三城以待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操  
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  
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  
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  
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  
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  
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  
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蓄穀一舉而布  
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

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  
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惟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存是  
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  
州未易取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  
方旣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  
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矣

原注裴松之曰于時徐州

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眾雖是抑抗之言要

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前討徐

州威罰實行

原注三國魏志注曹瞞傳云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

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陶謙帥其眾軍武原太  
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  
犬亦盡墟邑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  
能破之尙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

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操擊破黃巾，獻帝自河南東還。雒陽操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雒陽，未可卒制，勸操曰：「昔高祖東伐，謹案高祖東伐上太平御覽有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願從十一字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

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矣。操遂至雒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

拜操大將軍，進或為侍中。

謹案陳志云：進或為漢侍中，通志無漢字，與此合。是時魏國未

建何得加漢字志誤

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

皆與或籌焉。或內司出納，外幹心膂，與操中表相應，使挾天子以令諸侯，成操功業。或之力為多。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曰：「君當事，不可以某為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君言，人其謂我何？卒不用其持心如此，故許下綱紀，整肅職司，咸得其人。時方征役，草創禮樂制度，未能興復。或言于操曰：「昔舜分命禹、稷、皋陶，以揆庶績，教化

征伐並舉而行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使叔孫通制禮儀陸賈說詩書原注漢書叔孫通徵魯諸生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拜通為奉常定宗廟及漢諸儀法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高帝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成敗之由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世祖投戈

講藝息馬論道原注後漢書帝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必于是今公外定武功亦宜內興文學使干戈偃戢大道

流行國難方弭禮樂並興此姬旦宰周之所以致太平也

立德立功又兼立言豈不盛哉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隆禮尚

德敦裕教化則王道成而至治可期也操以為事平當議

之爾操問或誰可代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

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操以或為知人諸

所進達皆稱職惟嚴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原注

決錄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

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

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

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惟以示象康字元

于常眾皆謂以失利于繡故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  
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因見操問之操乃以紹書示或  
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  
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公所知也  
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  
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  
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  
不立士卒雖眾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  
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  
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  
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

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  
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爲操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  
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  
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之奈何或曰  
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超最強彼見山東  
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  
能久安比公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  
憂矣三年操旣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  
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  
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  
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

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畱知  
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  
一夫之勇爾可一戰而擒也五年與紹連戰操保官渡紹  
圍之操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食  
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  
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  
不得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  
也操乃止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  
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陳  
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操就穀東平之安  
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彧

曰今紹敗其眾離心宜承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  
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復次于  
河上紹病死操渡河擊紹子譚尙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  
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八年操錄彧前後功表  
請封彧曰臣聞慮爲功首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  
不踰國助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于平陽  
珍策重計古今所尙原注史記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尙  
父爲首封于營丘曰齊封弟周公且  
曰魯漢書上以蕭何功最盛先侍中守尙書令彧積德  
封爲鄼侯曹參次之封平陽侯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遊  
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  
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



近忠恪祇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  
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操  
表操與或書曰與君共事以來立朝廷于僭亂君左右匡  
弼舉人建計亦已多矣大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  
乃受遂封萬歲亭侯九年操拔鄴領冀州牧或說操宜復  
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或曰  
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并幽之地所奪者  
眾前日公破袁尚擒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  
其土地守其兵眾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  
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  
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

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  
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  
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  
操遂寢九州議原注至十七年或自殺後十八年遂復  
并為九州受九錫晉魏公而領冀州牧是  
時荀攸常為謀主或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  
操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

封列侯

原注荀氏家傳衍字休若或第三兄或第四兄諡

曰荀文若

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

太僕

紹字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雒陽令參大

將軍

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于世諡子閔字仲茂為太

子文

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闕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

文帝

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

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閔從孫惲字

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操以女

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

妻或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竝貴重皆謙沖節儉  
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操復表請增或戶  
邑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于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  
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  
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眾此或觀勝敗之機略不世  
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  
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  
使臣退于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  
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旣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亾  
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  
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尙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

錄未副或巍巍之勛乞重平議酌其戶邑乃增邑千戶合  
二千戶或淡辭讓操報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  
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  
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眾光顯于孤者  
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操欲  
表或爲三公或使荀攸淡讓至于十數操乃止操將伐劉  
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  
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遂行會表病死操直趨宛  
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降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  
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勛密以諮或或以爲曹公本興義兵  
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

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

謹案宋景文筆記曰荀彧之于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

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己耳操不會伐孫權表悟遂殺之然則天奪其爽以誅彧寧不信乎

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

軍事操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操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

于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為魏公矣

原注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彧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

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或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

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為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

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忌之或又驚曰誠未語邪

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彧

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于太祖及齋璽書犒軍飲享禮畢彧留請問太

祖知彧欲言封事折而遣之彧遂不得言或卒于壽春壽春

春亾者告孫權言太祖使彧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

露布于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裴松之曰獻

帝春秋云彧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

已嘗言言既無徵迺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

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

者矣袁曄虛罔之類此最為甚也彧自為尚書令常以

書陳事自殺皆毀之故密謀奇策不得盡聞鍾繇嘗曰顏

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過惟荀彧為然或問繇曰君比荀

君子顏子且自以為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

友臣以太祖之聰明神武每事必先諮之則古師友之義

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司馬懿稱書

傳遠事吾自耳目所聞見逮數百年間賢才間世未有及

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英雋咸宗焉前後所舉者命世  
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  
世知名鄙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  
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  
杜畿簡傲少文皆以子惲嗣字長倩官至虎賁中郎將初  
智策舉之終各顯名子惲嗣字長倩官至虎賁中郎將初  
曹丕與弟植竝有擬論丕曲禮事或及或卒惲復與植善  
而與夏侯尚不睦丕淡恨惲惲卒子魃原注音酣翼原注音翼以外  
甥故猶見寵待魃嗣爵爲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卒子  
頽嗣頽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頽子崧字景猷位至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蕤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羨  
尚公主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卒贈驃騎將軍翼官  
至中領軍卒諡曰貞侯贈驃騎將軍子愷嗣翼妻司馬師  
之妹也故師昭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以翼著勛前

朝改封愷南頓子愷位至征西將軍原注三國魏志注荀

時爲侍中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頽和嶠俱至東  
宮觀察太子頽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  
盛曰遺荀勗其餘語則同裴松之曰案和嶠爲侍中荀顗  
丞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  
書所云皆爲非也考其時位愷實當之愷位至征西大愷  
將軍愷兄愷少府弟惲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兄愷少府弟惲護軍將軍卒贈車騎大將軍惲弟侯詵顗

粲竝以才學顯原注三國魏志云侯詵弟詵大

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侯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裴楷  
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尚書名見顯著子羽嗣  
位至尚書詵弟顗 咸熙中爲司空 粲顗有傳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父彞州從事原

荀氏家傳曇字元智兄昱字伯修張璠漢紀稱昱曇竝傑  
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爲八俊位至沛相攸  
父彞州從事彞于攸少孤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  
或爲從祖兄弟

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

乃推問果殺人凶命由是異之原注魏書攸年七八歲衢

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

氏家傳衢子祈字伯旂與族父情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

刑情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何進秉政徵海

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

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容侍中种輯越騎校

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于桀紂天下怨之雖資強兵

實匹夫爾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

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容攸繫獄容憂

懼自殺原注張璠漢紀曰容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

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淡接之及黨事起容亦名在

其中乃變名姓入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傑容既奇

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

夫多遇黨難容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

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容未嘗造術術

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于眾坐數容三罪曰王德彌

先覺雋老名德高亮而術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

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

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途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

彌大賢而短于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

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

而欲使伯求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

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于闕下術發怒曰

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

之使掾屬會議容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

府掾屬會議容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

侯董卓以為長史後荀彧為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

喪使并置容尸而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原注魏

葬之于爽冢傍

人說卓得免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

與此不同

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

荆州曹操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于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尙書操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于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間呂布叛攸勸操還擊布議者曰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危道也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

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布已敗昭烈而臧霸等應之矣操遂自宛伐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後從救劉延于白馬攸畫策斬顏良操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之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擒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紹兵紹兵竟奔之陳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于官渡軍食方盡攸言于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

擊可破也

原注裴松之曰按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

操曰誰可使攸曰

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眾皆疑惟攸與賈詡勸操操乃畱攸及曹洪守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具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攻譚尙于黎陽明年操方伐劉表譚尙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操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強宜先平之譚尙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

謹案陳志作數萬毛本作百萬通志作十萬與此合

以寬厚得眾借使二子和

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尙其後譚叛從斬譚于南皮冀州平操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于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操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操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前後謀謨勞勛曰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享其勞昔高祖使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攸辭之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尙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

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嘗問攸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為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耳吾何知焉自是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曹不在東宮操謂曰苟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丕問之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復思維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惟繇知之繇讓集未就會卒故世不得盡聞也

原注裴松之曰攸後十年鍾繇乃卒讓攸奇策

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于世惜哉

十八操言則流涕曰孤與苟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

可非者又曰苟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孤與公達亦云又曰

苟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苟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又曰

二苟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怠

原注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曰苟

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詔讀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苟令君乎太祖稱苟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苟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仁智之道二苟豈能盡之哉一失其身餘皆不足論也傳

氏及魏晉諸人甚為稱道蔚宗之論皆出于此乎長子緝

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詔封攸孫彪為陵

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敬

侯議曰曹操險譎無行陰圖篡竊有識之士方遁逃避匿之



不暇安何身事之而蹈其難哉故孔明高臥不起幼安濯足遼海所以爲高而存漢也荀彧之委質已失其身矣旣運籌決策相與取漢則魏室佐命元臣及其忤意不容以漢尙書令自殺則亦操之欲題其墓道爲征西將軍曹操也攸亦智計之士彧之次也陳壽謂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鑿先識未能充其志唐杜牧謂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于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之同挈得不爲盜乎皆至論也或者與彧爲管仲之功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謂牧之論比高光楚漢非彧之言史氏之文誤矣

原注通鑑論

彧以智計佐操

挾天子令諸侯征伐四克其名爲漢其實皆篡竊之私也視其掠楊彪誅孔融弱寡王室曾無一辭十分天下而有其八旣已爲丞相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不在于九錫之受否也故彧以爲不必受有其實不必處其咎以是忤操飲藥而卒爾以死事魏非死漢室也乃比之管仲而與其仁何哉管仲相桓公伐戎帖荆尊王室治諸侯皆所以翼戴宗周惠王欲以愛易嫡而桓公率諸侯朝王世子于首止故孔子與爲一匡天下使王室弱而復強諸侯叛而復服桓公沒其子孝公爲諸侯未嘗遂取周而代之也彧之佐操旣專其國又逼其主至于弑母后醜皇子必使無噍類乃以周文自況身死未冷而不遽代漢其得竝

桓公乎。操不得竝桓公。或焉能比管仲。故先儒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曹操五霸之罪人。則荀彧又管仲之罪人也。夫管仲之不死。子糾之難。桓公當立。子糾不當立。原注漢書齊桓

殺其弟以反國。則桓公庶長當立。糾幼不當立也。仲以失身佐非其人。故幡然而

改不死。是以召忽死。孔子以為匹夫之諒。管仲不死。孔子

以為仁。荀彧佐操。篡漢。篡械既具。知不免。而始自裁。則亦

召忽之諒也。又焉得為管仲之仁乎。若彧者。特莽之孝元

后之節也。王氏之禍。皆本元后。莽既篡漢。而執璽不與其

平日所締構。叶圖保佑。假借者。都忘其非。故班彪謂之婦

人之仁。原注漢書莽即位。請漢傳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

弟今族滅也。司徒掾班彪曰。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享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

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若彧者。則亦小

人之仁也。其比曹操以高光。袁曹為楚漢。則固彧之志也。

不得其說。從而為之辭。以為史氏之文。則史之所載。援引

比擬者。皆非其人之言。而不可信矣。怙彧一時之私。竝誤

歷代信史。又不可之甚也。鍾繇稱彧為顏子。操稱攸為顏

子。夫顏子與禹稷。未易地耳。豈以譎計教人。篡竊者邪。故

二荀之顏子。曹操之周文。曹丕之舜禹。皆以盜賊自名。聖

賢欺天下之甚者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

謂詡有良平之奇。原注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

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

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于初春收功于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于折枯摧敵甚于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忠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峙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于兒女也今主勢弱于劉項將軍權重于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眾羽檄先馳于前大軍震響于後蹈跡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師誅闔宦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鷹鷂之志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于己家推亾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雕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

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去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詔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太尉段熲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詔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董卓之入雒陽詔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詔在輔軍卓敗輔死眾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詔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傕乃西攻長

安原注裴松之曰傳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瘁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北亂未有如此之甚誅王允與郭汜等共專

朝政詡為左馮翊催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

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于榮

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催等親而

憚之原注獻帝紀郭汜樊稠與催互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魏書詡典選舉舊臣以為令僕論者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催汜等鬪長安張

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

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催請詡為宣義將軍原注獻帝紀曰催時召羌

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

郭汜羌胡數來鬪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

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催

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賞于是皆引去催由此衰弱催

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原注獻帝紀曰天子既東而李催來追王師敗

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為催所嫌

欲殺之詡謂催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催乃止

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原注典略稱熲在華

陰時修農事不虜略天子東還熲迎道貢遺周急獻帝與

紀日後以熲為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與

詡同鄉遂去催託熲詡素知名為熲軍所望熲內恐其見

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

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熲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

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

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  
詡說繡連劉表詡南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歸語繡曰表  
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曹操比攻  
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  
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  
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  
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  
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  
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爾將軍雖善用兵  
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旣不  
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

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畱諸將斷後諸將  
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操拒  
袁紹于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  
于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  
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如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  
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又與曹爲仇從之如何  
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  
一也紹強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眾弱其  
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  
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眾歸操  
操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執

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操于官渡操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操領冀州牧徙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旣大若乘舊楚之饒以享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遂敗于赤壁原注裴松之曰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爲日旣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旣新平江漢威

攝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檣櫓之手實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爲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爲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旣差悔無所及卽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爲是卽愈見賈言之非也向使操聽詡計鎮撫荊州綏輯嶺表召璋入朝兼有蜀漢則昭烈孫權必不能成鼎足之勢世期謂詡策爲非赤壁之敗歸之天命非公論也操後與韓遂馬超戰于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也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一用詡謀卒破遂超是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淡自砥礪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操

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爾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于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不立以詡有德于已故超諸勛賢首拜太尉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孫權聞詡為三公大笑之原注魏畧文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昔司徒闕武帝問其人于勗荅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丕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詡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德以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

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丕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卒諡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卒子模嗣後為晉惠帝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子允允弟龕從弟疋皆至大官原注陳壽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與裴松之曰世之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或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杖順之略

則漢室之凶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贊時英一匡屯  
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  
動于險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船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  
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降剪漢迹  
著然後凶身徇節以申素志全大正于當年布誠心于百  
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與又曰列  
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  
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  
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  
與二荀竝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爲人其猶夜光之與蒸  
燭乎其昭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  
別之宜也陳壽評或婉而有章得其意矣世期譏之非  
也又謂詡不當與二荀同傳詡與二荀  
皆佐採取漢之元惡也其同傳宜矣

議曰嗚呼天欲凶人之國其禍釁必起于不虞一觸其機  
橫潰而不可止當王允誅董卓廓廓焉皆以爲遂無事據  
關河臨天下都咸陽復我高祖之大烈有日矣一賈詡以  
救死之故復生數十百卓誅允而執天子流離奔播卒爲

大盜所有復叩其餘智移漢與魏天固凶漢矣詡眞傾危  
之士哉

贊曰文若英英龍孫鳳雛洞鑒知微躍淵擇梧略包河山  
幾先神鬼仗義匡時匪人自挽帝師王佐與盜共竊憤擲  
失聲碎此明月公達貢籌保身之哲文和億中甘爲漢賊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二

元郝經撰

列傳第二十九

魏臣

鍾繇 子毓

華歆 子表

博周

王朗

謹案鍾繇傳闕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

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

傷人後與北海管寧邴原俱游學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

頭原為腹寧為尾云原注裴松之曰邴根矩之徽猷懿望

恐弗當為尾魏略此言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

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原注魏書稱芬有大名于天下芬陰呼歆洪

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後芬果敗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

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

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

藍田至南陽原注華嶠譜敘曰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

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以在

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

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平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

而後別去眾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

能用歆欲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辟為掾至

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

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因時擅命非人

臣之宜眾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孫策略地江東將取豫章

遣虞翻說歆歆荅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

去也翻遂報策策乃進兵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

德遠近所歸策當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原注

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

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

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

日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

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是時四方賢士避地江南

者甚眾皆出歆下望風景慕策每大會坐中莫敢先發言

歆起更衣則論議謹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號曰華獨

坐策卒後留權許不得歸原注江表傳孫策在椒丘遣虞

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

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與既

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眾盛強猶見原恕明府何慮于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款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款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于邪儒之說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奪于一豎節墮于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于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爲賤恥方之于款咎孰大焉

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徵款權欲不遣款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爲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爲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款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款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願賓客爲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款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尙書轉侍中代

荀彧爲尙書令操之弒伏后也遣款與御史大夫郗慮破壁收后天下以是薄之操伐孫權表款爲軍師魏國旣建爲御史大夫曹丕立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篡代款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款形色忤丕徙爲司徒

謹案齊職儀曰司徒品秩官服同丞相郊廟服冕同太尉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爲大司徒以孔光爲之魏以華而不進爵不久不懌謂尙書令陳羣曰我應天

受禪百辟羣后莫不喜悅而相國及公獨不怡者何也羣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嘗臣漢朝心雖喜悅義形于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不悅遂重異之款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竝賜沒入生口惟款出而嫁之不歎息焉

原注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于主權宜宥恕出自人君子路私餽仲尼毀

宜稼堂叢書

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為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  
顯義也孥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  
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  
以彰大澤而嘿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  
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傅子曰敢問今之君  
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  
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  
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  
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

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

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原注魏書又賜奴婢五十人三府

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已來六

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

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

無其人何患不得哉不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

子歆舉管寧不以安車徵之不至曹叅立進博平侯增邑

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原注列異傳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

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卻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

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竝行共

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

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裴松之曰

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

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歆稱病乞

退讓位于寧叅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

喻旨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

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

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  
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于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  
一人將立席几筵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  
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

千道侵漢叡如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盛德當成康之隆宜宏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盛化日躋遠方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畱心于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鑿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惟陛下裁察叡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于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

哉諸將以爲不一採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怠所戒時秋大雨詔眞引軍還太和五年歆卒諡曰敬侯

謹案志注歆時年七十五歆

性周密嘗謂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爲貴就有所言不當顯露故其事不見尤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自振施外終不置產陳羣嘗歎曰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子表嗣丕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尙書事竝兼厲鋒氣要君取譽事或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卽入淡文論駁惟表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尙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累遷

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曹髦以為魏武更生時聞者  
 流汗沾背表懼禍作稱病歸下舍故免于難後遷尚書五  
 等建封觀陽伯坐共給喪事不整免晉泰始中拜太子少  
 傅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眞  
 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解而以疾固辭章表  
 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二表以苦節  
 垂名司徒李允司隸王安等謹案晉書作王安與此合志注作王密誤竝歎美  
 其清淡退靜以為不可得而貴賤親疎也表弟博歷三縣  
 內史治有名跡博弟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  
 中年遇疾終于家表六子廙岑嶠鑿澹簡廙字長駿有文  
 翰仕晉至尚書令太子少傅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

才學譔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澹字元駿終

河南尹原注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蒼字敬叔世語稱蒼貴正恆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蒼

河南尹恆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謹案宋本陳志及通志俱作東海郡人本名嚴以

通經拜郎中除留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

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才時獻帝在長安關

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

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承王命謙乃遣

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

太守朗會稽太守原注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

君不應見祀于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

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放舟欲走交州為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責朗辭語抗厲策又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以朗儒雅有名當世雖忿而不敢害原注獻帝春秋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眾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邁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因治獨與老母共乘一櫬流矢始交便棄櫬就俘稽顙于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驚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于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于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留滯曲阿顛連窮困朝不謀夕而收郵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曹操聞而表徵朗

策遣之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原注裴松之曰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云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鯨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潛然土上寬

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竝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操問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叶謀并力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少與沛國劉陽友善陽為莒令早卒初陽有識覽見漢室衰微知操有雄才終為國禍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操貴求其子欲殺之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之積年自會稽還數為開解操乃赦之世以是多朗之義操為魏

宜稼堂叢書

公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

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原注魏略太祖請

效君昔在會稽折稅米飯也明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

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

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詔朗朗答曰孫權前賤自

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

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

為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

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

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

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

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

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鷄鳴狗吠

達于四境烝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

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幸足以宣德澤阡陌咸

修四民殷熾必復過于曩時而富于平日矣易稱勅法書

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

獄市為寄原注漢書蕭何薨使者召曹參入相參屬其後

并容也今君擾之路溫舒疾治獄之吏

原注漢書宣帝即位

德緩刑曰臣聞秦有十夫

其一向存治獄之吏是也

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

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

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

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

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

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

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



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丕篡代改爲司空進封樂平鄉侯  
 詔問當今所宜損益朗奏曰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  
 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  
 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  
 蹈舞綴釀耐必貫三時而後成謹案耐各本俱作耐此樂  
 書作耐足正諸本之訛樂  
 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  
 千餘人中廩則駢駮駮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謹  
 案  
古文淵鑿作三萬與  
 此合志誤作二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  
 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  
 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  
 事猥威儀繁富隆于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

多受之于秦餘既違爾栗慤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  
 替質損文避泰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  
 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煩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  
 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竝立宗廟之  
 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于  
 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謹案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  
 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  
 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埽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  
 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禱所以祈  
 休祥又所以察時物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  
 在國之陽竝高棟夏屋足以肆享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

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  
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  
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  
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  
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  
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竝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  
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  
偃武弢甲放馬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于農事吏  
士小大竝勤稼穡止則成井里于廣野動則成校隊于六  
軍省其暴絲瞻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  
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于食勇畜于勢雖坐曜烈威

而眾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  
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于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  
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  
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眾臨彼倒  
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也時不頗出游  
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  
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  
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  
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  
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不報曰覽  
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

以喻原注左氏傳魏絳言于晉侯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忌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漢書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莖獸相如上疏諫曰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能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方今

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于夜還之

戒已詔有司施行原注王朗集載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

登與縣長王儁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儁殆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儁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饗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初建安末孫權遣使稱藩而與昭烈交兵詔議當與師與

吳并取蜀朗議曰天子之軍重于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持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不納其計黃初中鵠鵠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于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不如許昌大興屯兵欲舉軍東伐朗上疏曰昔南越

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

原注漢書天子使嚴助往諭南粵王胡胡

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胡薨嬰齊嗣立

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

遣侍子以斥無禮

原注漢書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

郭舜上言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

且吳淠之禍萌于子入

漢書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

子殺之于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曰天下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

失藩臣禮稱疾不朝隗囂之叛亦不顧子

原注漢書帝遣來欵說囂隨欵詣關以為胡騎校尉後囂卒反囂死王元立囂少子純為王

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于

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者

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

彼輿情之未暢者竝懷伊邑臣愚以為宜敕別征諸將各

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

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不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

臨江而還不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

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于前勞役兼于

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

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

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

漢眾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曹叡立進封蘭陵侯增邑

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

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恩詔屢

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徭  
 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  
 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  
 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原注裴松之曰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馘夫差于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  
 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  
 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宏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于百金  
 之臺昭儉于弋綈之服內減大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  
 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措孝武之所以能奮其  
 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蓄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  
 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略近事

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于金革略寢之後然後  
 鳳闕猥閱德陽竝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  
 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晏若且先成闔闔之  
 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  
 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  
 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強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  
 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  
 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

允

原注史記太姒十子周以宗強謂伯邑考武王發管叔

季載

按左氏傳富辰曰管蔡邲霍魯衛毛聃畢原豐邠

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于兄弟

原注左氏傳邠

也并成王共五子王者各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眾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于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于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于掖庭之眾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原注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伯邑考又武王兄則十四年生也武王九十三年崩成王七歲則八十七年生也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為限至于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為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于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于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原注黃帝紀黃帝二十五子用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

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縑袍不至于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于南山矣叡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淡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為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于世太和二年卒諡曰成侯朗高才博雅性嚴整喜威儀恭慎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贄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為先尤喜論議不强以辭每傳于理曹丕嘗問羣臣子產相鄭既仁且明故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清靜無為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故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政尚威嚴故民不敢欺斯三不欺于君德孰優朗與鍾繇華歆對曰臣以

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道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則不忍欺之之優劣別矣且記稱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則無以殊核其仁則有以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謂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強仁之化優劣亦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則異不以爲然其言議風旨類如此子肅嗣初丕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

子詳云

謹案子肅別入儒學傳

議曰歆朗素著德望而繇以才幹稱皆一代偉人以漢臣爲魏臣及其禪代首登三事厭然以爲榮其節不足稱也晉宋而下王何徐傅以爲故事

謂王祥何曾徐羨之傅亮也

遂爲盜臣

之首惜哉管子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子嘗過許都登繁陽壇觀鍾繇所書受禪碑其列公卿將軍勸進表大書深刻以夸示罔極始知斯世有大無廉恥之人視易君移國如傳舍故天下之亂不可勝窮至于今而不已也悲夫操丕父子欺君竊國故疑羣臣欺己以三不欺爲問朗據理以對責德于君而不及臣豈丕志哉贊曰三臣汲汲盜漢與魏與聞篡弒覩面無愧隕節喪道

茂貞忽天紋錦薦穢吁嗟英賢莫於顯而無於顯而  
 今而小已也悲夫烈正父子趙昔蘇國好與學用世  
 與之入顯也注蘇國以蘇舍為天不之損不何親  
 和軍也並天大書也按以谷示因國敬取神也谷  
 也一谷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  
 之官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  
 實未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注也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二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三

元 郝 經 譔

列傳第三十

魏臣

程昱 孫曉

謹案程昱傳闕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少有識量漢季天下大亂晦

匿名迹密結英雋不與俗接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後從袁

紹知紹不能與有為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知者審于

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

士原注韓詩外傳周公戒伯禽曰無以魯國驕士余以文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又相天下位殊不輕矣



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于是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曹操甚器之早卒操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操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兼有青并地廣兵強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擒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爲也紹煩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

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爾公于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于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

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操曰善遂從征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操欲引軍還嘉說操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勇而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竭內外失守勇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必成禽矣操急攻布禽布誅之昭烈歸操操以客禮待之表爲豫州刺史嘉言于操曰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關侯張飛皆萬人

之敵爲盡死力備終不爲人下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宜早爲之所操曰孤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憚不

旣原注左氏傳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旣旣至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來歸而害

之人將不食吾餘而士不來矣旣而遣昭烈要擊袁術嘉與程昱復切諫操不聽昭烈果舉兵討操操始恨不用嘉

之言原注魏書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

然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裴松之曰此與本傳正相反也按本文出傳子謂嘉等勸操害昭烈與曹操本傳相合故取之孫策轉

鬪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將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能得人

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于獨行中原者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爾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操欲速攻昭烈議者懼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退失所據獨嘉勸操行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操曰善遂東行而紹果不出

原注裴松之曰按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必死于匹夫之手誠為明于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按操傳雖操自決計而嘉亦勸之非不

也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于黎陽連戰克捷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

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伐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操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于南皮冀州平操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封嘉涑陽亭侯操將征袁尚及三郡烏桓諸將多懼劉表使昭烈襲許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有也表坐談客爾自知才知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

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易嘉  
日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  
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  
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操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  
及名王已下尙及兄熙走遼東嘉淡通有算略達于事情  
操曰惟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操問  
疾者交錯及卒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  
也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  
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  
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  
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勛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

千戶

原注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

功惟績思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  
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  
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  
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睦固斬袁譚之首平朔  
土之眾踰越險塞盪定烏桓震威遼東以梟袁尙雖假天  
威易爲指麾至于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勛實由嘉方  
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  
佐宜追贈嘉封并前千戶諡曰貞侯子奕嗣  
奕字伯益見厚往勸來也  
王昶家誠  
後操伐荊州敗于赤壁還至巴丘遇疾疫燒  
奕通達見理

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  
廷斥嘉嘉意自若操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操  
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  
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凝滯欲  
以後事屬之何意忽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

戶然何益。匹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奕爲太子文學，早卒。子淡嗣，淡卒，子獵嗣。原注世語

嘉孫敬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謹案目錄此下有董昭傳今闕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光武子阜陵質王延之後也。

原注

後漢書延郭后子初封淮陽後徙阜陵父普，母修，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譎害之性，身死之

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匹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匹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使爲倡導。曄時年二十餘，內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俟使。曄令家僮將其眾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于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斫寶寶

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眾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己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勛勛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爾時勛兵强于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勛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勛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

而曄獨否勛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于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于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勛不從與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勛窮蹙遂奔操操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策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擒克操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强爾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先伏誅夫畏死趨賞愚智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况明公

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啟而虜自潰矣操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操還辟曄為司空倉曹掾原注傅子曰

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荅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認遠言以動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指趣以為遠言以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以猥坐說也太祖已探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操伐張魯轉曄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至爾

操曰此妖妄之國爾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加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

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操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于治國而為相關侯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安也操悔問曄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遂還以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

漢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曹丕甚器愛之使達爲  
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  
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必爲國  
患不意不易後達終于叛敗原注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  
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  
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黃初元年  
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  
以曄爲侍中賜爵關內侯丕令羣臣料昭烈當爲忠義出  
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爾名將少忠義死軍破國內憂  
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  
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忠義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  
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于終始之分不足後昭烈果出兵  
擊吳吳悉國應之而孫權遣使稱藩朝臣皆賀丕以問曄

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忠義取荊州四  
郡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承  
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  
強其眾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計必出此今天下  
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  
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亾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  
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亾不出旬月矣吳亾則蜀  
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  
內乎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不曰人稱臣降而  
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  
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



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眞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爾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強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爾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

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士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及昭烈敗退權禮敬轉廢丕欲興兵伐之曄以爲彼新得志上下心齊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丕不聽五年如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竝進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不停住積日權果不至丕乃旋師曰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

其情而已曹叡立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逐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于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荅曰魏室卽阼尙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于魏備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太和元年以疾拜太中大夫叡將伐漢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叡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從叡行天淵池叡論伐蜀事暨切

諫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叡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曄至叡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常恐昧夢

謹案志作昧夢通志作昧夢與此合

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

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于是叡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于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

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相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叡如其言以驗之果得其情遂疏焉曄因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卒

原注傅子曰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諛日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豈不惜哉

景侯子寓嗣少子陶亦高才而薄于行官至平原太守

劉陶見死國傳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曹操攻荊州遇疾疫惟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

謹案陳志作雩婁通志作雩婁與此合

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于譙操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相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操南伐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操聞之指令

謹案志作指有台通志作指令與此合

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

濟寧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爾促  
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皋陶不仁者遠  
臧否得中望于賢屬矣忠義圍樊襄陽操以天子在許近  
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  
之失于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忠義得  
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  
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引兵西襲公安江陵忠義遂  
見禽曹丕立轉爲相國長史及篡代出爲東中郎將濟請  
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  
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不  
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丕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

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  
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丕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  
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亾國之語爾丕忿然作色而問其  
故濟具以荅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  
人所慎惟陛下察之于是丕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  
與曹仁伐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  
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亾之道也仁  
不從果敗仁卒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  
資文武志節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  
率之任頃之徵爲尙書不如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  
洲論以諷丕不從于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

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當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不從之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厯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蹠船令聚豫作土豚邊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過入淮中不還雒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謹案今志作分卒通志作分半與此合燒船于山陽池中卿于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曹叡立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率軍向皖濟表以爲溪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于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石

遇救兵至是以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書曰大臣太重國危左右太親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忌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定以此眾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阿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

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嘿思公聽竝觀若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文武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竝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和六年叡遣平州

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竝攻遼東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道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倘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叡不聽豫行竟無功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令其所急惟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力田之民

謹案力田陳志

作弊劫通 倘有水旱百萬之眾不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  
 志作弊敗 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  
 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  
 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  
 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  
 無難矣又懼娛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  
 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  
 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公孫淵聞將來討復  
 稱臣于孫權乞兵自救叡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  
 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  
 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

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以疑于我我之不克冀  
 折後事已爾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  
 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曹芳立徒為領

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

原注裴松之載列異傳濟為領軍

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惟悴困辱不  
 可復言今太廟西誦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  
 侯屬阿令轉我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我來迎新君止在  
 日夢為爾爾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  
 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中當發臨發多事  
 不復得歸永辭于此侯氣強難感悟故自訴于母願重啟  
 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明母重  
 啟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亦何惜不一試驗之如兒言  
 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証驗悉如兒言  
 濟涕泣曰幾負吾兒于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  
 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  
 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也曰樂者與之阿曰  
 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  
 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

劇日中傳阿亾濟泣日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亾遷太尉  
 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日已得轉為錄事矣  
 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  
 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原注裴松  
 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原  
 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  
 武帝誄日於穆武王曹稷原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  
 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  
 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  
 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  
 橫祀非族降斥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妄然于時竟莫能  
 正濟又難鄭元注祭法文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  
 有德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濟日夫虬龍神于獺獺自祭  
 其先不祭虬龍也麒麟白虎仁于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  
 虎也如元之說有虞以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  
 云見疑學久矣鄭元不考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  
 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曹嵩已不知生出  
 本末或以為夏侯氏之子而操又嵩之子則其所出難明  
 其祖虞與周皆非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改法度  
 也雖勿議可也

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日昔大舜佐治戒

在比周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原

韓子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公曰

美哉堂乎後代孰將有此晏子云其田氏乎公日寡人有

國而田氏有之奈何對日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

治其煩亂輕其刑罰賑窮乏恤孤寡行恩惠崇節儉雖十

田氏其魯君問異臧孫荅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

如君何

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

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

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  
 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司馬  
 懿屯雒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  
 日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



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  
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  
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  
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原注孫盛曰蔣  
濟之辭邑可謂  
不負心矣語曰不爲利回  
不爲義疚蔣濟其有焉初濟在雒水懿令濟與爽書言  
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發病卒諡曰景侯子秀  
嗣卒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勛前朝改封凱爲  
下蔡子

議曰危哉昭烈幾不出數子之彀操之遣拒袁術也昱嘉  
昭皆以爲不可遣毒手莫施幸而颺去料敵制勝卒使昭  
烈不得中原尺土嗚呼數子何仇漢之深也當是之時魏

有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司馬懿爲之  
謀吳有張昭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運其籌而諸葛亮振長  
策宏大義有龐法之計略關張之武烈蔣費之德度以之  
佐漢卒之智勇俱困漢不能滅魏而魏不能滅吳竟成鼎  
足而天下三分論者謂三國人才之不幸存以夫曹氏篡  
代之事皆成于董昭之手小人患失無所不至甚可畏也  
蔣濟以爲中書監令權重中書魏室之膏肓矣劉曄以帝  
室之胄割漢佐魏卒以詐死天奪之魄矣

贊曰三辰曠精四溟揚波乾軸遭回謀夫孔多力角心鬪  
乘機撫會紛紛出奇耿耿效計植邪躋正曹不知非智竭  
運窮卒裂坤維

乘勢無會餘儲出音規... 賈曰三氣劉禪四其... 室之... 外之... 吳前天下三... 元...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三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四

元 郝 經 譔

列傳第三十一

魏臣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朱靈 李

典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  
 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  
 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  
 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  
 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曹操破呂布于下邳遼將

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于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于四海遼奉恩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譚尙于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尙于鄴尙堅守不下操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

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操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操將討袁尙于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而天子在焉今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則公之事去矣操策表無能爲遂與遼俱行卒與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

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  
 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瀋原注昨山瀋中有天柱  
 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  
 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  
 前爾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眾操論諸  
 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操  
 既伐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  
 方攻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  
 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  
 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  
 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

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  
 李典亦與遼同于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享  
 犒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  
 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  
 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  
 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  
 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  
 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  
 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  
 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原注  
 日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  
 率然之形或凭犄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于

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惰以致命之兵擊貪惰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圓叅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至建安二十一年操復伐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良久乃增遼兵多畱諸將徙屯居巢忠義圍曹仁于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忠義仁圍解遼與操會摩陂遼軍至操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曹丕立轉前將軍賜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將軍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及篡代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雒陽丕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

意狀丕歎息顧左右曰此古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丕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丕迎遼親臨執其手賜以御食疾小差還屯權復叛丕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卒于江都不爲流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丕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以少擊衆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卒子統嗣

謹案目錄此下有樂進于禁傳今闕

張郃字儁又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  
 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  
 功多遷寧國中郎將曹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郃說紹曰  
 公勿與曹操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彼自敗矣紹不  
 從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操自將急擊之郃說紹  
 曰曹操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  
 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  
 自解也郃曰曹操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  
 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  
 破瓊等圖慙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操

紹軍大潰

謹案志注裴松之曰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

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  
 來降紹眾于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  
 此傳為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來歸太祖參錯不同今郝  
 書移紹軍大潰于郃  
 降下諸傳相通矣 操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

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

侯授以眾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于渤海別將圍雍奴

破之從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

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

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

氏又破馬超平宋建操伐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

王寶茂操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于前通

路至陽平魯降操還畱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昭烈郃

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漢中進軍宕渠爲  
昭烈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昭烈屯陽平郤  
屯廣石昭烈以精兵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郤郤率親兵  
搏戰昭烈不能克其後昭烈于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  
他道與昭烈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擒淵斬之淵雖爲都督  
昭烈憚郤而易淵及斬淵昭烈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  
郤還陽平時新失元帥恐爲昭烈所乘三軍失色淵司馬  
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  
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郤爲軍主郤出勒兵安陳諸軍皆  
受郤節度衆心乃定操在長安遣使假郤節操遂自至漢  
中昭烈保險不戰操乃引出漢中諸軍郤還屯陳倉曹丕

立以郤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篡代進封鄭侯詔郤與  
曹眞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郤與眞並朝許宮遣南與  
夏侯尚擊江陵郤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曹叡立遣  
南屯荊州與司馬懿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  
破之漢丞相亮相出祁山加郤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  
謖于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郤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郤皆討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  
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  
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懿治水軍于荊州欲順沔  
入江伐吳詔郤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  
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漢丞相亮相復出攻陳倉叡驛馬

召郃到雒陽郃自往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  
又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  
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  
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

還雒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

無不如計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畢湛謹案陳

湛誤通志作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

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

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漢丞相亮復出祁山詔郃督

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係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戰飛矢

中右膝卒原注魏略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兵

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

已遂進蜀軍乘高佈伏諡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

功叡分郃戶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徐晃傳今闕

朱靈字文博清河人也有膽畧袁紹領冀州以靈為將同

郡季雍以郃原注羊叛紹而降公孫瓚紹遣靈攻之靈家

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

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

曹操攻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操有功紹所遣諸將皆罷

歸靈曰吾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真吾主也今已遇復

何之遂畱不去所將士卒皆隨靈畱操表為雜號將軍操

克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操戒之曰冀



州新兵久習寬緩暫見齊整意尙怏怏卿名故有威嚴宜以道寬之不然卽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靈卽斬昂以狀聞操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雒陽禹豈以是減損哉原注後漢書鄧禹遣馮愔宗歆守柁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遂爲赤眉所敗衆皆死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曹丕立拜後將軍封郇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召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郇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

下靈字疑衍

靈靈謝曰高唐宿所願于是更封高唐侯謹案陳志徐晃侯志注無亭字傳注作高唐亭通志有亭字卒諡曰威侯子述嗣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眾隨曹操破黃巾于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操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操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典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操善之故試以民事遷離狐太守時操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操擊譚尙于

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尙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操敕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昭烈北侵至葉操遣典從夏侯惇拒之昭烈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畱守惇等果入伏裏戰不利典往救昭烈望見救至乃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于壺關擊管承于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徙詣魏郡操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

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

原注後漢書世祖渡河至邯鄲

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畱純邯鄲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于育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操嘉之遷

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

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

事願君計何如爾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

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

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

十六卒子禎嗣曹丕立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

續後漢書卷三十四  
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議曰張遼徐晃諸將壯猛有謀亦關張之亞匹然失身于操終為勇而無義苟當高帝之誅秦世祖之復漢亦曹樊之佐命耿賈之圖畫也乃于篡朝傾智并命功愈多勝日增而負日重終不免為蜚廉惡來所以義士審于委質智者急于擇君也宋司馬光曰于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于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畫陵寢以辱之斯為不君也

贊曰羣虎嘯風哮闕逐競雄狐假威詐神力勝顛劉植曹區字再造天果勿定與偽蔑道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四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五

元 郝 經 譔

列傳第三十二

魏臣

李通 孫秉 秉子重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惠 郝昭 張特 龐涓 張猛 鮑出 楊豐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就子敷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原注魏略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江汝之

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于朗陵時有周直者眾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眾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

續後漢書卷三十五  
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  
郃首以祭恭墓又生擒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  
饑通傾家賑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不敢犯建  
安初通舉衆歸曹操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  
操攻張繡劉表遣兵助繡操軍不利通將兵夜詣操操得  
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  
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  
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于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  
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  
爲親交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  
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

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  
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強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爾吾  
以死不貳卽斬紹使送印綬詣操又擊羣賊瞿恭江官沈  
成等皆破之送其首遂定汝淮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  
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昭烈與周  
瑜圍曹仁于江陵別遣忠義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  
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道得病卒時年  
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曹丕立諡曰剛侯詔  
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  
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  
勛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中郎

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緒子秉字元胄有雋才仕晉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昭問因以爲家誠曰昔侍坐于先王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王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衆客未言又曰必不得已于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余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猶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王曰卿言得之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未知所對余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尙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爲慎王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元

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余每思此言亦足以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禍患無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吏部郎平陽太守以清尙稱趙王倫以重人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重遂不食祈死至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

原注魏志曰重二弟尙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太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太守欲有所私殺戒據法不聽太守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于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

之拜騎都尉遂收兵于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  
霸爲帥屯于開陽曹操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旣擒  
布霸自匿操募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及  
兄康等皆詣操操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  
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操之在兗州以徐翁  
毛暉爲將兗州亂翁暉皆叛後兗州定翁暉亡命投霸操  
語昭烈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昭烈曰霸所以能自立者  
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  
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昭烈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  
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翁暉爲郡守  
時操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操得專事

紹不以東方爲念操破袁譚于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  
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操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  
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  
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  
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  
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  
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

謹案胡質傳注引虞預晉書云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又

晉書武陔傳父周衛尉皆無公字

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訶不法

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  
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  
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于逢龍當復遣兵邀

霸于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  
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走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前後  
邀擊之吳兵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不得救蘭  
遼遂破之霸從擊孫權于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  
雨大軍先及謹案通志作大軍未至較明順水遂長吳船稍進將士皆不  
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于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  
有令遼至以語操操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操  
還畱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曹丕立遷鎮東將軍進爵武  
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篡代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  
侯與曹休伐吳破呂範于洞浦初建安末霸遣別軍在洛  
會操卒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不

外雖尊寵霸而心常疑之及還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  
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于丕丕曰霸  
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行因霸來朝而奪其兵徒爲  
執金吾位特進曹叡立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卒諡  
曰威侯子艾嗣艾以才理稱爲黃門郎累官至青州刺史  
少府卒諡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  
一人爵關內侯原注裴松之曰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  
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  
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  
宜也謹案目錄此傳未附孫觀今闕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  
子琮立曹操南伐琮舉州降欲與聘俱聘曰聘不能全州  
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

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  
 保全土境生不負于孤弱死無愧于地下而計不得已以  
 至于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爾遂歔歔流涕操爲之愴然  
 曰仲業卿眞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昭烈  
 于長阪操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  
 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原注孫盛曰資  
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  
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于倉卒之間哉與  
 樂進攻忠義于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  
 攻漢輜重于漢津燒其船于荊城曹丕立進爵長安鄉侯  
 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  
 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于

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

之原注魏畧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  
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  
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  
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  
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增邑五百戶  
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此語與本傳不同

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敵不  
 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  
 侯聘卒諡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  
 中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于聘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虔許褚典韋龐惠四傳今闕

郝昭字伯道太原人也姿幹雄壯少從軍爲部曲督數有  
 戰功爲雜號將軍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漢丞相亮



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于城外遙說之昭于樓上應詳曰魏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深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死爾卿還謝諸葛公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決矣我識卿爾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車折亮乃更爲井欄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謹案陳志作以土瓦填塹此作土丸與通鑑合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城裏昭又城內穿塹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救至亮引退詔嘉

昭功賜爵列侯及還曹叡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灼灼如此朕復何憂乎欲大用之會病卒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及發冢取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于死者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爾死復何在邪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張特字子產涿郡人也初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欲遣還護軍會母上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合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

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尙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特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爾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遷安豐太守卒

謹案目錄此下有龐涓傳附張猛楊豐鮑出今止存附傳三篇其龐涓傳闕

張猛字叔威燉煌人也父奐桓帝時仕厯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爲功曹時河西四

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畱郡鄆商爲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爲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狎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旣到商欲誅猛猛覺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居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曰叔威汝欲殺我耶死者有知汝亦族矣相釋可乎猛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遂殺之明年韓遂自將擊猛猛發兵拒遂吏民畏遂乃反攻猛初奐爲武威太守猛方在孕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曰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

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  
乃登樓自焚而死楊豐謹案魏畧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

游俠黃昂之反攻徐揖也謹案閻溫傳注云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昂在

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眾得千餘人以攻揖豐不義昂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

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恚豐不

與已同乃重募取豐令得豐者麻係其項生致之遂走武

威太守張猛假豐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仇豐

遂單騎入南羌中合眾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趨郡城未

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人望見塵起以為

東大兵到遂破散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以生麻繫我

頸今反為我所係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謹案魏志閻溫傳注此下尚有

時皇華在東云云五十餘字此皆無之疑大典脫漏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

游俠尚氣節與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養母而年饑留

母守舍並出採蓬實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

歸為母作食初等至家噉人賊數十已掠其母與比舍嫗

繩貫其掌而去初等怖恐不敢追出聞欲追兄弟皆云賊

眾不可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去煮噉之用活何為

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

圍出出跳圍斫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曰欲得母爾賊

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曰已

還卿母何為復爾出指嫗曰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既歸

遂與昆弟扶母居南陽避賊建安五年關中道始通謀北

歸而母不能行乃以籠盛其母負之到鄉里士大夫嘉其  
 孝烈共薦州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青龍中母年  
 百餘歲乃卒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至八九十纔若五  
 六十者不知其所終原注魚豢論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為  
 視菜色于市里顛倒于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  
 不敢匿跡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  
 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  
 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于  
 鮑出不染禮教心痛義發起于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  
 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  
 東摧討逆節可謂勇而有仁者也裴松之曰魏畧勇俠傳  
 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  
 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  
 類故也論其行跡皆龐閻之流

謹案目錄此下有閻温傳今闕又此卷議贊俱闕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五

癸卯八月下旬桐鄉沈炳垣校讀



